

中国中东外交：演绎转型进行曲

文◎王震

中国中东外交当前正在经历着一场自发的转型过程。它已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或预测，而是一个伴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正在发生的过程。

转型正在进行

新中国的中东外交始于1956年中国同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同沙特、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冷战时期，中国中东政策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是“一边倒”或是“反美抗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囿于自身实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主要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随着七十年代末中国外交政策的逐渐调整，中国逐渐恢复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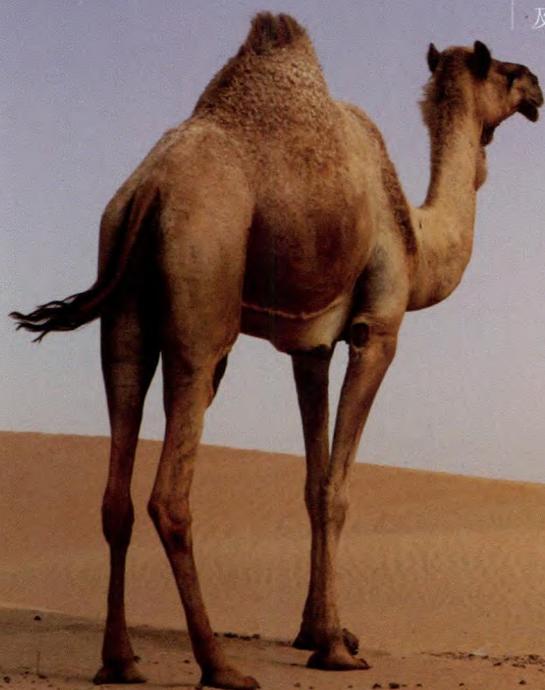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

的是一种审慎的“超脱”政策。在涉及中东地区的重大热点问题时，中国政府只是倾向于独立地表明立场，但是避免卷入到冲突当中。这里面既有客观实力的制约，也有中国自身的主观判断。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内部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加快自身发展，而不是参与中东的是非之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凸现，中国对中东地区事务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东外交相应地也开始了新的调整。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这一进程大大加速。从2002年派出中国第一位中东特使，到2006年向黎巴嫩南部地区派出一千人的维和部队，无不显示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兴趣参与中东事务。

我们对于这一“转型”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中国中东外交新特征的认识。

首先是中国和中东各国的双边和多边互动持续加强，政治、经济相互依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最近几年来，中国同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国之间高层互访频繁，

各种多边合作框架相继建立。2001年12月，中国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2004年1月又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成为中阿之间交流的一个新平台。中国在同海合会（GCC）建立的合作协议框架下，同海湾国家也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其次是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姿态。鉴于中东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特殊性和敏感性，中国政府于2002年9月首次任命资深外交官王世杰作为中东问题特使，并于当年底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斡旋。2006年孙必干接替王世杰继任中东问题特使，前往中东地区参与黎以冲突的斡旋。目前中国政府派出的三名外交特使中，其中有两位衔命在中东斡旋。在联合国内，中国在中东热点的一系列多边框架中及时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早在2000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出访中东时，就全面阐述了中国支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原则和主张。2004年底，国务委员唐家璇在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时，就中东问题提出了四点主张。2006年4月，国家主



席胡锦涛在访问沙特时再次强调。“中东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地区。没有中东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一个和谐的中东符合本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是世界的共同期盼。”

转型的动力何在？

中国中东外交的转型是在整个中国外交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2003年，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曾刊文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对于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开始采取了一种更少对抗性，但更为老练、自信且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在中东地区，西方在伊拉克、达尔富尔及伊朗核问题等领域对中国的指责，虽然不乏传统的偏见和别有用心政客们的鼓噪等因素，但却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事实。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批评和鼓噪本身就是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一种承认和担忧，并含有希望中国在中东地区承担更多责任的期待。

就内部而言，中国中东政策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近年来国家利益的扩展。由于中国在这一地区开始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利益，这种利益促使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姿态。具体而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利益关注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能源安全。中国在1993年成为能源纯进口国，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达20067万吨，进口依存度接近52%。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中国石油日需求量将达到1000万桶，其中80%来自进口。而中东地区的伊朗、阿曼、苏丹、也门和沙特一道，大约提供了中国所需石油进口的60%。在中国能源安全的“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中，中东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伙伴。2、经贸合作。2006年5月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曾决定，到2010年要把双边贸易额提升到1000

亿美元，实际上2008年底双方的贸易额已经达到1328亿美元。2008年，中国同以色列的双边贸易额为60.22亿美元，同伊朗和土耳其的双边贸易更是高达276.43亿美元和125.68亿美元。此外，中国在这一地区还有着大量

的工程承包项目和劳务输出项目，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已起步。3、国际政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东既是中国在联合国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

舞台，也是中国实践“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重要区域。中国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文明对话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着富有成果的合作。4、地缘政治。中东地处五海三洲之地，战略地位重要，宗教文化背景复杂，自古就是世界大国的逐鹿之地。中东地区与毗邻中国的南亚和中亚紧密相连，对这两个地区的战略态势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地区也是事关中国西部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战略屏障。

转型面临障碍

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专门出台关于中东战略“转型”的政策文献或战略计划，似乎也没有刻意推动这一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中东外交的转型是一个自发的渐进过程，它体现在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连串外交举措而非政策声明当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务实渐进的色彩。

就目前来看，转型的障碍可能会来自两

个方面：

首先是如何平衡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存在和美国等其他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关注。中国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忧虑。美国政府的关注之一就是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军事合作，担心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军售将会影响该地区的军事平衡，进而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防扩散的努



力。美国政府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认为这将会减少这些产油国在安全与政治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弱化”其与美国的战略合作。9.11后，面对美国反恐战争和推行民主化的压力，一些美国盟友如沙特等强化了同中国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的忧虑。一些美国人担心，这不仅会影响其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战略，也将会对美国的中东霸权构成致命挑战。

其次是如何在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同时维持同该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进而促进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中东事务，就会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该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半个多世纪以来，阿以之争一直是中东冲突的焦点所在。冷战结束以后，虽然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启动，但是由于美国长期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阿以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2009年初的加沙冲突中所奉行的“双重标准”政策，更是引起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和伊朗、土耳其在内的



中国与土耳其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进行足球比赛

中东穆斯林的极大不满，这也是中东反美主义情绪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所在。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中东地区原来被隐藏的矛盾持续发酵，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纠葛在一起，政治对抗和宗教、文化矛盾互相交织，这种复杂性既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机遇，同时也是对中国中东外交的极大挑战。对中国来说，如何在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有关各方的利益，巧妙地平衡各方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外交转型的考验，也是对构建“和谐世界”的一大挑战。

转型的前景

中国中东政策转型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克服上述两方面障碍。

就中美利益关注的协调而言，中国在美国的立场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也应当争取同美国在此地区的合作。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是当前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即使当前美国的中东战略在攻打伊拉克后暂时陷入困境，但美国仍然在这一地区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当然，合作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追随美国，放弃自身利益或政治立场，但是排斥或无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并不明智。

就目前而言，中美双方在中东地区依然有着较多的战略利益契合点，比如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防止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致力于中东油气资源的稳定输出，致力于消除中东地区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思潮等。对美

国来说，任何阻止中国进入这一地区的政策，或是无视中国利益存在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

一方面美国不可能阻止所有中东国家和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单靠自身力量已无法解决在中东面临的全部难题。换言之，美国在中东地区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合作，唯有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因为它背后代表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和美国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等中东穆斯林国家是中国的传统盟友，而且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在可见的未来仍将呈现刚性上升势头。因此，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既涉及国家能源安全，也关系到国内民族团结。而冲突的另一方以色列和中国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双方在1992年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犹太人在国内政治中的强大影响力，中以关系的发展也有望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一个相对平衡的立场或许对我们更有利，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利益。

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中国既不能完全追随西方，更不能长期置身事外。我们应当积极地参与进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参与进来未必就能一下子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但参与本身就足以显示中国的立场与存在，也足以表明我们参与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诚意。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多边和双边合作框架，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姿态推动有关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中国同中东穆

斯林世界的长期友好关系，都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宝贵财富。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优势，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国际行为模式来。这一模式不同于美国“双重标准”下的霸权模式，而是更能为中东各国所接受的“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传统智慧的国际行为方式。中国中东外交的转型意味着在经历了长期“超脱”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在中东这个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的阶段。然而，作为一个自发性的外交转型，这一过程也许会是长期的、缓慢的，并伴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却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攀升而发生的一个必然进程。我们当前需要做的，并不是延缓或加快这一进程，而是要客观地分析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 ■



中国驻黎维和工兵执行黎以临时边界栽桩任务